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 成果報告

構式語法與極致程度的表現—南方方言的比較研究 研究成果報告(精簡版)

計畫類別：個別型
計畫編號：NSC 95-2411-H-468-001-
執行期間：95年08月01日至96年07月31日
執行單位：亞洲大學外國語文學系

計畫主持人：劉秀瑩

計畫參與人員：博士班研究生-兼任助理：李佳純
臨時工讀生：洪幸玉、李育姍、王婷慧

報告附件：出席國際會議研究心得報告及發表論文

處理方式：本計畫可公開查詢

中華民國 96 年 10 月 13 日

國科會計畫成果報告 (精簡版)

計畫名稱：構式語法與極致程度的表現—
南方方言的比較研究

執行期限：95/08/01 ~ 96/07/31
計畫編號：NSC 95-2411-H-468 -001

摘要

構式語法是近年來新興的一種語言學理論，主張語言中大量使用的句式其句法－語義特徵往往不是能夠由辭彙語義規則自然推導出來的。簡言之，特定結構有特定對應的語義。口語中常有表達程度的詞語，現代用語當中更有多樣的用法。本計劃以構式語法為理論基礎，縱向研究單一語言（普通話）表達極致義的謂語+結構助詞+補語結構，歸納出現在該結構中各個補語的共性；橫向以南部方言（普通話、閩南話、廣東話、溫州話、福州話、客家話）比較為主，一方面觀察各方言使用謂語+結構助詞+補語結構表達極致程度的情形有何異同，期望找出方言接觸對於極致結構的影響，另一方面歸納各個方言所選用的結構助詞之共性，從概念結構切入探討表達空間的「到」如何使結構產生極致之義。此外，我們將觀察此結構的縮約現象以及可能的語法化過程。幾個南方方言的縮約現象及語法化程度不盡相同。台灣國語的動補結構化進行得最徹底，結構助詞「到」幾乎可以不再出現。閩南方言、粵方言等結構助詞語法化進行得比較精彩，閩南話「ka」和廣東話「到」具有語尾助詞的用法。由於台灣國語的極致結構表現得最具滋生力，因此本計劃以台灣國語為主要核心，再將南方方言加入討論，從異同處找出可能的淵源。

關鍵字：構式語法、方言接觸、語法化、結構助詞、概念結構

1. 前言

程度，常常都是抽象的描述；然而，它卻是概念結構中最基本的經驗¹，在人類生活中常有的牽扯。任何事物或行為背後似乎都有一個準則尺度來測量其程度，如：有個標準界定花的紅度，有個基準來說明牛排的熟度。有些性質可以藉由明確的度量儀來檢測，如車速、高度、長度等等；然而，有些卻是沒有具體的測量儀器，如累的程度，認真的程度。有趣的是，透過語言，這些抽象的狀態程度、動作程度可以被表達得淋漓盡致，引起聽者的共鳴與感同身受。

漢語有許多表現程度的方式；其中，程度副詞的使用最為普遍，而動補結構的表現方式也不少。所謂程度補語，大體上可分為組合式（如：累得要死）與黏著式（如：累死了）。近幾年來，廣受年輕人歡迎的是「累到爆」、「帥到翻」這類的用法。這種表達吸引人，因為謂語與補語的結合讓人意想不到，在語法搭配上也不合理。針對這種興新用法，我們將從構式語法的角度建立極致程度結構，而結構的建立必須透過南方方言的比較。我們主要討論底下幾個議題：

- 一、 普通話極致程度補語的共性
- 二、 方言間程度結構助詞選用的共性
- 三、 方言間程度結構助詞的刪除與虛化程度

¹ 人類的概念中存在一個刻度意象基模（SCALE IMAGE SCHEMA），通常意象基模都是以人類最基本的經驗為基礎而建立。

漢語大體而言有七大方言：官話、吳語、湘語、贛語、閩語、客語、粵語。在這七大方言中，除北方方言以外，其他南方方言的產生都是由歷代北方居民向南遷徙發端的。各個方言的出現順序為：

吳語 > 湘語 > 粵語² > 閩語³ > 贛、客語

本計劃主要收集普通話、閩南話、廣東話、溫州話、福州話、客家話的語料進行極致程度結構的比較研究，試圖找出方言共性以提供一條表達極致程度的語言通則。

2. 構氏語法 (Construction Grammar)

構氏語法的前身是認知語意學，早期的版本是 Lakoff 在 1977 提出的「語言型態 (Linguistic Gestalts)」，主張語言整體的意義並非組成份子的意義總和，結構本身應該具有意義。基本上，構氏語法的發展始於 1980s，主要的代表人物為 Charles Fillmore、Paul Kay 與 George Lakoff，它的出現主要是要處理衍生語法所不能解決的問題。Adele E. Goldberg 將構氏語法被發揚光大，她對構式下了定義：“假如說，C 是一個獨立的構式，當且僅當 C 是一個形式 (Fi) 和意義 (Si) 的對應體，而無論是形式或意義的某些特徵，都不能完全從 C 這個構式的組成成分或另外先前已有的構式推知”。簡言之，構式是形式與意義的結合體。無論簡單或複雜的構式都有獨立的形式、語義或功能。Goldberg 提到，任何語言表達式，只要其形式、語義或功能的某些方面是不能預測的，都可以稱為構式。嚴辰松 (2006) 認為形式、語義和功能 (包括語用意義) 的不可預測性是判定構式的標準，三者的不可預測性標準可以分別適用，也可以合併使用。針對極致程度的表現，之前的學者並未將他們視為一個結構，而是認為極致程度是補語帶來的。仔細觀察，所有的補語可以經由比喻而衍生出程度相關義；不過，我們認為，「謂語+到+死/斃/掛/翻/呆/慌」可以被視為一個結構，因為它具有形式以及語意的不可預測性。針對形式方面，大部分的謂語與補語在選擇限制上並不相容，「帥」與「死」、「忙」與「爆」在正常語法規則下是無法一起出現的。至於意義方面，在沒有任何程度詞的情況下，極致程度義的出現無法直接預測。

3. 文獻探討

本計劃主要研究表達極致程度的謂語+到+補語的結構。基本上，有關該結構的相關論文不多，僅以討論極致程度補語的邱冬梅 (2001)、劉蘭民 (2003) 與魏岫明 (2004) 最為相近。因此，我們參考其他與該議題有關的研究：(1) 結構助詞 (2) 「得」相關論文 (3) 「死」相關論文 (4) 「到」相關論文。結構助詞的研究有李如龍 (2001)、林立芳 (1999)、林連通 (1995)、項夢冰 (2001)、趙日新 (2001)、顏修鴻 (2001)、陳澤平 (2001)；「得」相關論文有柯理思 (2001)、楊平 (1990)、蔣雪梅 (1994)、

² 粵語雖然形成時代較早，較多地保留了中原上古漢語的特徵，在形態上卻並不顯得古老，它有一套完整的文白讀音系統，以至任何現代歌曲都可以用粵音來演唱。

³ 由於福建僻處一隅，地形比較閉塞，長期以來與外地交往不多，加上唐宋以後福建人口已呈飽和態勢，接受移民有限，受北方方言的影響相對較少，所以閩語保留了較多的古代漢語特色，比吳語、粵語在形態上顯得更古老，本字無考的讀音很多。

汪平（2001）；「死」相關論文有吳長安（1997）、劉承慧（2000）、梅祖麟（1991）、吳福祥（2000）、賴惠玲（2004）、及軼嶸（2000）、侯瑞芬（2005）、李永斗（2005）、朱賽萍（2006）等等。針對「到」的研究，黃華（1984）指出「到」與三種謂語一起出現表達極致程度：

- A) 程度形容詞 冷清到了極點
- B) 心理動詞 佩服到了極點
- C) 指涉改變或行動動詞 激化到一定程度了

劉啓明（2006）提到「到」子句可以提供程度的終點。全國斌（2006）雖然提供「到」的語法化過程，卻沒有提到程度結構助詞這個功能。學者們多著重於現象的描述，「到」如何變成極致程度結構助詞未被討論。此外，補語的共性是之前研究所沒有提到的問題。隨著時間的變遷，能進入結構的補語日新月異，種類越來越多。因此，找出一條通則是必要的。

3. 討論

3.1 普通話極致程度補語的共性

綜合許多學者的研究，下表列舉出可以出現在現代漢語極致程度結構「VC」補語位置的詞語。

邱冬梅 (2001)	朱賽萍 (2006)	吳長安 (1997)	劉蘭民 (2003)	及軼嶸 (2000)	侯瑞芬 (2005)	李永斗 (2005)	魏岫明 (2004)
死	死	死	死	死	死	死	死
斃	斃						斃
壞		壞	壞			壞	壞
		傻					
		瘋					
		蒙					
呆		呆					呆
						很	
			極			極	極
			透				透
							爆
							大
							扁
							昏
							慘
							翻

「極」與「很」原本就具有程度義，與其他補語不一樣，「大」與「扁」的例子屈指可數，因此無法進行系統性的分析。「蒙」是大陸用語，台灣國語並未出現此類用法。而

可以出現在「謂語+到+補語」結構僅有「死」、「爆」、「翻」、「斃」、「呆」、「掛」、「昏」、「瘋」、「傻」、「透」。

漫博+ 當好人= 累到死
太魯閣真的美到爆!!!
一組我也有看到 DM~. 美到翻阿
左邊的真的是美到斃了
三件繡花白衣,真是美到呆了
累到掛的一個禮拜
粉冷歐要是我歐~一定冷到昏
帥到瘋! 主角.....這個是男吧?
早上熱到死... 下午冷到傻...>O<"
悶到透了~ ... 最近的心情悶到了極點都可以把一隻雞悶熟了昵!

根據觀察，這些詞語具有下列的特性：

- 共性一、及物性：當謂語時多為不及物
- 共性二、時相：多為瞬成動詞（achievement verb）
- 共性三、語意：多帶負面意
- 共性四、多與人的感覺經驗為主
- 共性五、在認知概念結構中皆與刻度（scale）有關

「死」/「斃」/「掛」：Vitality Scale

「爆」⁴：Volume Sca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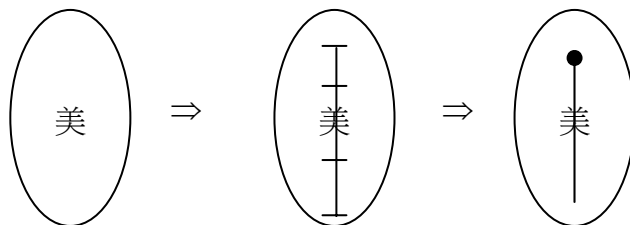
「透」：Opacity Scale

「瘋」「呆」「慌」：Normality Scale

「昏」「暈」：Consciousness Scale

「翻」⁵：Volume Scale

謂語與補語結合後，在概念結構中便有一個具體的刻度尺映射到謂語以供程度的丈量。而補語的終極定位將刻度移至最高而產生火花。



⁴「爆」建構於 container image schema 之上，在 SCALE 上是 FULL 的刻度，而 EMPTY-FULL image schema 可以衍生出 EXCESS image schema。

⁵ 我們認為「翻」跟人的基本經驗有關。「笑到翻過去」，指的是動作太激烈而無法控制身體的平衡。

3.2 方言間程度結構助詞選用的共性

方言也有對應於普通話「謂語+到+補語」的結構，我們發現南方方言大部分都選用原義為『到達』的空間移動謂語。

廣東話：V/ADJ + **到** + 死、爆、爛、呆、極、斃

衰到極

熱到死

文頌爛正到斃呀！

執屋執左一個下晝...累到爆...

曬到爛呀.....=.=

發覺自己好乖添...噉噉~than...一個人睇tv,悶到呆左!!

常州話：有程度的詞 + **到則 taotsə** + 狀態、結果補語

快活到則說勿出格哩（快活到不知怎麼說了）

興奮到則一夜份困著

天熱到(則)弗得了

福州話：V/ADJ + **邁 kau=到** + 結果狀態

我熱邁蜀身都是汗（熱得渾身是汗）

我聽邁頭都疼咯（聽得頭都疼了）

客家話

梅縣 V/ADJ + **去/阿** + 會死(voi si)

平遠 V/ADJ + **去/成/得** + 會死

佢丑得會死

佢急成會死

我惱佢惱去會死

V/ADJ + 到 + 死（張維耿）

認真到死、滑頭到死、糊塗到死、熱情到死、歡喜到死、好彩到死

汕頭話：在汕頭方言中，「到」「來」相當於普通話的助詞「得」

伊口旦到kau²¹³緊張

他睇書睇到呆去

潮州話：V/ADJ + **到** + 補語

熱到愛死（熱得要命）

伊肥到哭父（他胖得很）

雅到死絕（漂亮得很）

海豐話：V/ADJ + **到、啊** + ...

惡到麻了去、白到通了去、寒到凍了去、紅到爐了去、瘦到抽了去
驚到悚了去、艱苦到死了去、

廣東陽江話：V/ADJ+到+去

做都一日都有透，茶到死去。(累極了)

		謂語+結構助詞+補語
閩語	閩南語	kah
	海豐話（閩南分支）	到、a
	福州話（閩東）	邁 ⁶ =到
	汕頭話	到
	潮州話	到
客家話		到
	梅縣	去、阿
	平遠	去、成、得
吳語	常州話（北部）	到則
	溫州話（南部）	到
粵語	廣東話	dou 到

3.3 方言間程度結構助詞的刪除與虛化程度

表達極致程度的「謂語+到+補語」結構可以進一步縮約為「謂語+補語」。下表顯示幾乎全部的方言都可以進行程度結構助詞的刪除。

		謂語+補語（縮約）
閩語	閩南語	✓ 死
	海豐話（閩南分支）	✓ 死
	福州話（閩東）	✓ 死
	汕頭話	
	潮州話	✓ 死
客家話		✓ 死
吳語	常州話（北部）	
	溫州話（南部）	✓ 死
粵語	廣東話	✓ 死、得（滯）、爆

不過，普通話算是縮約得比較徹底，幾乎所有的「謂語+到+補語」都可以縮約。相較之下，閩南語等方言仍偏好「謂語+到+補語」的用法，可以縮約的情形幾乎僅限於補語是「死」的時候。

閩南語的 *kah*⁴ 可以出現在句尾擔任程度語尾助詞的角色，發音通常為 *gah*⁴。廣東話的 *dou* 也有相同的用法。很多南方方言也有相同的虛化過程。

⁶ 漢語的「邁」沒有『到』的意思，其語義有（1）遭遇（2）構成。

上海話: ADJ + 來	<u>重來！熱來！</u>
浙江通園話: ADJ + 來 le	今朝 <u>熱來</u> 、風大來
平遠客家: ADJ + 得/去 啲	身上痛 <u>得啲</u> 。佢氣去 <u>啲</u> 。
常州話: ADJ + 到則	<u>好到則</u>

楊（1990）提到「得」在明代晚期可以出現在句尾表達程度，如：

你看言虎得那臉儿
偏這個鬮儿慣說白話，把你就伶俐得

但是「到」在現代普通話並沒有這樣的用法。在語法化的過程中，語尾助詞屬於最後出現演變：

動詞 ⇨ 介系詞 ⇨ 結構助詞 ⇨ 語尾助詞

因此，我們可以說普通話「到」的語法化尚未完全。針對閩南語，我們認為 *kah⁴* 是動詞 *kau* (到) 虛化而來。這樣的假設可以從方言接觸間接證明。在下圖中，紅色標示的是選用「到」的方言（包括溫州話、福州話、廣東話等等）；藍色標示的是閩南語。鄰近於這些選用「到」為結構助詞的方言，因此閩南語的程度結構助詞 *kah⁴* 極有可能是 *kau* 變來的。



4. 結論

極致程度結構是方言共有的現象，南方方言多以「謂語 + 到 + 補語」的方式呈現。

補語除了「死」這種單詞之外，也有子句的情形，如閩南語的「衰到^{hoo} 鬼掠去」。在3.2已提到補語都具有負面意義；相同地，子句也多是描述負面的場合。因此，我們可以提出一條表達極致程度的語言通則：

謂語 + 到 + 負面（瞬成）詞

這樣的結構可以表達極致程度，而這個結構的建立將有助於我們臆測下一個可能進入本結構擔任補語的候選詞。

參考文獻

- 三民書局大辭典編纂委員會編 (1985)：《大辭典》，臺北市，三民書局。
- 王力 (1980) 《漢語史稿》，中華書局。
- 王靜 (2003) 〈“很”的語法化過程*The Grammaticalization "Very"*〉，《淮陰師範學院學報 (哲學社會科學版)》，Vol.25，No.4，頁557-560。
- 及軼嶸 (2000) 〈“想死我了”和“想死你了”〉，《殷都學刊》，第2期：頁89-94。
- 全國斌 (2006) 〈“到”的語法化過程〉，《天津師範大學學報 (社會科學版)》，第2期：頁78-80。
- 朱德熙 (1982) 《語法講義》，商務印書館。
- 朱賽萍 (2006) 〈程度補語及性意義的獲得—以“死”類詞為例〉，《溫州師範學院學報》，第27卷第6期：頁26-30。
- 李永斗 (2005) 《程度副詞“很”、“極”、“死”、“壞”研究》，碩士論文，上海師範大學。
- 吳長安 (1997) 〈口語句式“W 死了”的語義、語法特點〉，《東北師大學報 (哲學社會科學版)》，第1期：頁71-75。
- 吳守禮 (2000) 《國台對照活用辭典上下冊》，臺北市，遠流出版公司。
- 吳福祥 (2000) 〈關於動補結構“V 死O”的來源〉，《古漢語研究》，總第48期，頁44-48。
- 李如龍 (2001) 〈閩南方言的結構助詞〉，《語言研究》，總第43期。
- 沈家煊 (2000) 〈句式和配價〉，《中國語文》，第四期，頁291-297。
- 余健萍 (1992) 〈使成式的起源和發展〉，《現代漢語補語研究資料》，北京語言學院語言教學研究所編，頁69-81。北京：北京語言學院出版社。
- 林立芳 (1999) 〈梅縣方言的結構助詞〉，《語言研究》，總第72期。
- 邱冬梅 (2001) 〈口語中普遍而又特殊的補語類型—感受程度補語〉，《廣州大學學報》，vol.15，廣州大學。
- 林連通 (1995) 〈福建永春方言的述補式〉，《中國語文》，總第249期。
- 柯理思 (2001) 〈從普通話裡跟“得”有關的幾個格式去探討方言類型學〉，《語言研究》，總第43期。

- 侯瑞芬 (2005) 〈動(形)+死+....."的結構語義分析〉,《北京教育學院學報》,第 19 卷,第 2 期,頁 16-21。
- 連金發 (1994) 〈華語閩南語述補結構的比較〉,《第四屆世界華語文教學研討會論文集》。
- 梅祖麟 (1991) 《從漢代的“動·殺”、“動·死”來看動補結構的發展》,《語言學論叢》,第 16 輯,商務印書館。
- 張瑞宣 (1995) 〈試論動詞後“到”的詞性〉,《廣東教育學院學報》,1995 年第 1 期。
- 陳澤平 (2001) 〈福州方言的結構助詞及其相關的句法結構〉,《語言研究》,總第 43 期。
- 黃華 (1984) 〈“動(形)+到+...”的結構分析〉,《天津師大學報》5。620-635
- 彭小川 (2004) 〈廣州話的結構助詞“到”〉,《廣州話研究與教學》,中山大學出版社。
- 湯廷池 (1999) 《閩南語語法研究試論》,臺北市,台灣學生書局。
- 項夢冰 (2001) 〈關於東南方言結構助詞的比較研究〉,《語言研究》,總第 43 期。
- 楊平 (1990) 〈帶“得”的述補結構的產生和發展〉,《古漢語言究》,總第 6 期。
- 趙元任 (1968) 《中國話的文法》。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丁邦新譯)(*A grammar of spoken Chines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趙日新 (2001) 〈績溪方言的結構助詞〉,《語言研究》,總第 43 期。
- 蔣雪梅 (1994) 〈“得”字與兩種“得”字句〉,《四川教育學院學報》,第十卷,第四期。
- 曹逢甫、連金發主持 (1996) 《新竹市區語言分佈和語言互動調查一期末報告》,新竹市:新竹市立文化中心委託研究計劃。
- 曹逢甫、蔡立中、劉秀瑩 (2001) 《身體與譬喻:語言與認知的首要介面》。臺北:文鶴出版。
- 劉承慧 (2000) 〈古漢語動詞的複合化與使成化〉,《漢學研究第 18 卷特刊》,頁 231-260。
- 劉堅、曹廣順、吳福祥 (1995) 〈論誘發漢語辭彙語法化的若干因素〉,《中國語文》,vol. 3,頁 161-169。
- 劉蘭民 (2003) 〈現代漢語極性程度補語初探〉,《北京師範大學學報》,第 6 期。
- 魏岫明 (2004) 【現代新語言】帥到不行-談流行用語的誇張形容用法。
<http://www.lungteng.com.tw/publish/Newspaper/002/chinese/16.htm>
- 嚴辰松 (2006) 〈構式語法概要〉,《解放軍外國語學院學報》,第 29 卷,第 4 期。
- 顏修鴻 (2001) 〈平遠客家話的結構助詞〉,《語言研究》,總第 43 期。
- Bybee J., Perkins R. & Pagliuca W. 1994. *The Evolution of Grammar—Tense, Aspect, and Modality in the Languages of the World*.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Goldberg, A. E. 1995. *Constructions: A construction grammar approach to argument structur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Goodenough, W. 1956. “Componential analysis and the study of meaning”, *Language* 32, 195-216.
- Heine, Bernd & Kuteva, Tania. 2002. *World Lexicon of Grammaticaliz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opper, Paul J. & Elizabeth Closs Traugott. 1993. *Grammaticalization*. Cambridge,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Katz, Jerry J. & Jerry A. Fodor. 1963. "The structure of a semantic theory", *Language* 39,120-210.

Lai, Huei-ling. 2004. "Mental space links between expectations: Hakka SI as an evaluative indicator", *Proceedings of IsCCL-9*, 333-350, Taipei.

Lakoff, George. 1987. *Women, Fire, and Dangerous Things: What Categories Reveal About the Min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Liu, Chi-Ming (2006) *Degree Modification of Adjectives in Mandarin Chinese*. Master Thesis. Hsinchu: National Tsing-Hua University.

Lyons, John. 1968. *Introduction to Theoretical Linguis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Wallace, Anthony F. C. & John Atkins. 1960. "The Meaning of Kinship Terms",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62: 58-80.

計畫成果自評部份

本計畫達到了初步的研究目標以及所期待的結果。與之前的假設雷同，能進入極致程度結構擔任補語角色的詞語有一定的限制，本計畫也找到了限制的條件並提出一條語言的通則。進行方言比較之後更能支持我們的假設。不過，由於經費有限無法前往大陸地區進行田野調查，因此僅能參考其他學者所做地語料進行分析而無法提供更全面的研究。

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心得報告

一、會議流程大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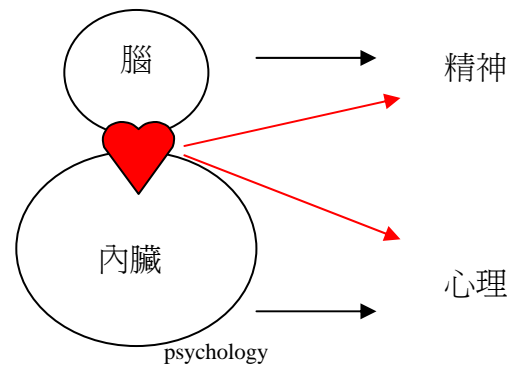
第十屆國際認知語言學研討會(The 10th International Cognitive Linguistics Conference)是由國際認知語言學學會 (The International Cognitive Linguistics Association (ICLA)) 所主辦。此次由波蘭認知語言學學會 (Polish Cognitive Linguistics Association) 協辦，舉行地點在波蘭克拉克市的 Jagiellonian University，會議時間是 2007 年 7 月 15 日至 7 月 20 日。

此次的研討會規模很大，共分成專題演講、主題討論、論文發表（口頭與書面）。專題演講五場，由在認知語言學頗具學術成就的學者（Ronald W. Langacker, Leonard Talmy 等等）進行演講，討論認知與語言之間的關係。口頭論文發表共計 267 篇，書面論文發表共計 36 篇。所有發表文章都是從認知的角度討論語言的現象，與會人員從認知的角度觀察音韻、詞彙、語法、語用等等；研究的語言也是包羅萬象，有英語、日語、閩南語、漢字等。會議從 7 月 16 日的上午開始，會中有許多來自世界各地語言學專家。由於規模龐大，因此整個會議最多分 9 個場次進行，受邀學者與投稿發表人輪流進行口頭發表。主題討論共分成 20 個主題，討論的議題很有趣，如認知詩 (Cognitive Poetics)，愛與氣的比喻 (Metaphor of Love and Anger)，身體部位的相關比喻研究等。會議在 7 月 20 日下午 4 點半左右順利落幕，會方接著安排了一項簡單的告別茶會。

二、發表論文

本人此次的書面論文發表安排在 7 月 17 日下午，發表的論文題目為：**Where Mentality and Psychology Meet – Heart Metaphors in Chinese Culture** (精神與心理的交集－漢語「心」的比喻詞)。漢語的「心」翻譯成英語時常常有令人難以決定的時候，何時要譯成 *mind*，何時要譯成 *heart*，往往需要花多一點時間決定。

藉由本篇的討論，我們提出漢語的「心」，如同它的實質位置一樣，可以上連大腦，下接五臟六腑。而在漢語的使用中，「腦」、「頭」常被用以比喻認知與精神層次，「肝」、「膽」等內臟器官則被用來比喻情緒等心理層次。而介於中間的「心」自然會承襲兩種意義。基本上，一旦與「心」一同出現的謂語是動作動詞時，歧義現象便會產生，如：「擔心」可以指精神上的煩惱，也可以指情緒上的不安。人類對於身體的認知反映於語言使用當中。藉由漢語「心」的使用現象，我們清楚看到漢人對於「心」的認知與英美人士有些許不同。在漢人的認知當中，「心」不只位於身體中央，它還是身體上下兩半部的交集。



針對我們提出的結論，與會人士有人覺得很有創意，也有人提供一些中肯的意見。

三、會後心得

這是第一次出席規模盛大的國際研討會，深深覺得自己以前是個井底之蛙。能在遙遠的異地找到這麼多對認知語言學的同好進行交流，藉由聆聽不同發表者的論文找到更多有趣且值得研究的議題，讓我對於認知語言學的相關研究越來越有興趣。